



光明故事

□孙刚

老曲是个较真的人

“一字之师”“以文会友”是两个知名度较高的成语。我与文友老曲的相识、相知,便是对这两个成语很好的诠释。

时间退回到2014年春节前夕,我收到一封来自海阳市的信件,内装一张“蛇年吉祥”的贺卡,还有几页打印的表格,寄信人名叫曲延纯。

曲延纯是谁?缘何给我来信?带着疑问,我仔细看了那几页打印的表格,明白了其中缘由。

原来这是他给我上一年出版的一本书的勘误表。表格上清楚地标明页码、第几段、第几行,原文错处、改正后的表述,还有的地方加了备注,包括错别字、不规范的表述、前后不统一的地方、标点符号不当等,清清楚楚地列出勘误纠错数十处。

看着这份足有3页半的表格,我被深深地震撼了,感到脸上热辣辣地发烫。毋庸解释,这本书从策划到出版,时间比较仓促,我又没有请专业校对,自以为看得还算仔细,没想到还是有这么多的差错!

在勘误表的最后,曲延纯写了这样一段话:“我从朋友那里得到你的散文集,如饥似渴地拜读后,受益甚深。阅读中也发现一些个人认为欠妥的地方,现反馈给您,以供再版时参考。如有不当之处,恳望指正。”

根据曲延纯留下的电话号码,我立即与他取得联系,表达了深切的谢意。电话中得知他比我年长几岁,平头人,当兵多年,转业后在海阳市直机关工作,退休前任海阳市档案局局级副研究员。

我与老曲素昧平生,他能如此认真地给我纠错勘误,且如此详细准确,连标点符号都一一指出,我的第一感觉是:老曲是个较真的人。

也就是从这份勘误表开始,我与老曲开始了长达十年的文友之谊。

根据老曲给我的地址,我又将前些年编著出版的几本书挂号给他寄了过去,以表谢意。

5个多月后的7月6日,我又收到了老曲从海阳发来的信件,是这4本书的4份勘误表,格式仍如第一份勘误表,日期分别是4月、5月、7月,共计31页、数百处之多。有的是直接纠错,有的是商榷。

我再一次被深深震撼:这是看得有多认真、多仔细才能发现如此多的差错!

他与我素不相识,竟能如此认真仔细地从头至尾、一字不落地阅读这4本合计约120万字的书籍,且能校对出这么多别人不易发现的错误,这该是一个多么较真的人啊!

作为一个大半生与文字打交道的人,我再一次向老曲表示了衷心的感谢,并为自己的文字驾驭能力和图书校对时的粗心大意深感愧疚。

至此,我与老曲并未见面,只是通过几次电话而已。

2018年夏天,我准备出版两本书,在文字校对时,我首先想到了老曲,在电话沟通中表达了想请他帮忙校对一事。两本书,足有50余万字,工作量不少,毕竟他也是年届七旬的人了,没想到老曲满口答应。

两本书的大样出来后,我先后发快递寄给老曲。每一本都是大约20天后,校对好的大样整齐清楚地摆到了我的案头。错别字、标点符号,还有最新的标注规范,甚至改稿时用的符号,都清清楚楚地标注在大样上。我又一次领教了老曲的较真。

2023年3月,是著名作家峻青诞辰100周年,《烟台晚报》策划纪念专版,向我约稿。经过酝酿,我准备撰写《留在故乡的背影》一稿。稿中写到1945年6月的反扫荡斗争中,时为胶东区党委机关报《大众报》记者的峻青与海阳地方武装的参谋牟文,在执行任务途中,与化装成老百姓的日军遭遇,突围中峻青脱险,牟文不幸牺牲。牺牲前的最后一句话还问身边的人:“老孙(峻青)怎么样了?”2001年9月,年近八旬的峻青为了却心愿,特地从上海来到当年他和牟文突围的狗头岭,凭吊当年牺牲的战友。

狗头岭的准确位置、牟文的家乡住址及牺牲后的情况,峻青生前没说,但是稿中又有必要交代清楚,我因琐事一时无法脱身,就想到了海阳的老曲,请他帮我了解一下情况。老曲又一次满口答应。

中间通过几次电话,交流进展情况。两个月后,老曲给我发来了一份两千多字的文件——《关于革命烈士牟文的调查报告》。

透过这份报告的字里行间,我看到了老曲为解开我的疑问所付出的艰辛。他先后走访海阳市党史办、民政局、老干部局、退伍军人事务局等单位,查阅有关的党史资料、文史资料、地名志资料,询问一些对当地地名比较熟悉的老同志,找到了当年峻青和牟文突围的狗头岭准确位置。他还与市政协文史委、市博物馆的几位同志一起寻找牟文的家乡,找到了牟文的墓地,并以胶东民间最隆重的跪拜礼祭奠先烈。为了找到牟文在烈士陵园的墓碑,老曲数次前往海阳市烈士陵园,仔细查看陵园独立的烈士墓碑,没有发现牟文的名字,最终在陵园的英雄广场发现一座碑亭,里面立着一座海阳县革命烈士、抗日工作人员、民族烈士纪念碑,上面镌刻着149名烈士的名字。老曲一排排、一行行仔细查看,终于在这座纪念碑的背面,上数第二排、左起第二人的位置上,看到了一个熟悉的的名字:牟文……

看着报告上的这一段段文字,我的眼睛有些湿润,仿佛看到了老曲在狗头岭下奔波的身影,看到了老曲在烈士陵园里俯身低头仔细寻找烈士英名的身影。看完这份报告,我又一次为老曲的认真所感动。

行文至此,我想起了一位伟人说过的一句话:“世界上怕就怕‘认真’二字,共产党就最讲认真。”老曲就是那个最讲“认真”的人。

时光荏苒,转眼十年过去,老曲给我挑错的那几份“勘误表”,我至今完好无损地保存着。它像一面镜子,时刻让我保持自知之明,鞭策自己继续努力。

季候的脚步,匆匆就走到了冬。冬是包容又美好的季节,春夏秋冬三季繁华入怀,又与之完美融合,默默为下一个季节蓄力,来年冰雪消融日,恰是厚积薄发时。

春生夏长秋收冬藏,烟台人是最谙岁月之道的。粮食入仓后,就开始为过冬做准备了。从粮食苹果的贮藏,到萝卜白菜的窖藏,甚至雪里蕻、芥菜等咸菜也都要腌一大缸。当然,还有年冬日必定要灌的风干肠。

风干肠,也叫香肠或腊肠,因灌制之后需要风干,所以叫风干肠;刚蒸好的香肠,咬一口甚至还有油花冒出来,令人口齿生香,所以也叫香肠;又因是寒冬腊月里,家家冬藏之臻品,所以更习惯叫腊肠。

记忆里第一次吃风干肠,是很快的时候,正月初三在舅舅家吃的。当时见我只吃炒蒜苔和拌黄瓜,舅舅说你尝尝这个香肠,可好吃呢。我马上摇头,黑乎乎的,我才不要吃。后来经不起大家的怂恿,吃了才知道原来真的很好吃。

第二年寒假,姐姐带回来一个手写的香肠配方,是青岛同学给的,当时那边已经流行自己家灌香肠了。

回忆我家灌风干肠的历史,简直是一路坎坷。最初是打碎一个酒瓶子,从瓶子底塞肉,用筷子一点一点推到瓶口的肠衣里。灌个香肠全家出动,通常要忙活到半夜。

后来家里有了手摇的绞肉机,一边摇着绞肉机,一边往肠衣里塞肉。塞肉的人和绞肉的人要配合好,塞太快,绞肉机转不动,塞太慢又不出活儿。我没那力气,只能用线绳去绑香肠。其实帮不帮根本影响不了整个进程,就是想参与一下。

矿泉水瓶的问世,对于我们来讲,简直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。不用砸瓶子了,也没有玻璃碴子了,用剪刀轻轻一剪,灌肠器就做好了,也不容易划破手,还不用筷子往里边塞肉,用手抓起一大把肉往里放就好了,真的是多快好省效率高。那时候条件也渐渐好起来,一个冬天能灌好几次香肠,一直吃到来年二月二也吃不完。

这些年就更好了。去楼下任何一个肉店,交上肉钱和加工费,不到一小时就给灌好了。机器切肉机器灌,只要一个人操作就可以短时间完成灌装,拿回家晾好就行了。这几年开始有了各种口味的风干肠,哈尔滨烤肠、广式甜辣肠、还有川式腊肠,不一而足。

我还是喜欢自己动手,买肉切肉,多次翻拌,一夜入味,两个人一个小时就可以轻松灌好。广式太甜太腻,川味辣肠配比对我来说有点肥腻了些,相比之下,还是咱们胶东口味的五香风干肠最对口,无论是切片即食,还是拿来炒菜、炒米饭都是极好的。

风干肠,是我对冬的一种执念,没有它,就像没有画上一个完整的句号一样,总感觉是对岁月的某种缺憾。

如果必须用一朵花来形容冬天,那雪花当之无愧,如果只能用一种美食来形容冬天,那无疑非风干肠莫属。家人围坐,灯火可亲,一杯温酒,一碟香肠,是最幸福的时光。

风干肠,是挥不去的儿时记忆,是冬天最美丽的风景,家家小院,户户阳台,随处可见的岁月烟火之香。

那些家人一起动手做风干肠的画面,像是午后穿叶的细碎阳光,微微倾斜地打在我的被子上,温暖地摇晃,摇晃……

冬日的风干肠

遗响悲风



心香一瓣

□姜德照

湖畔那棵柳

在北方,每逢冬天来临之际,几乎所有的树木都开始经历绿叶枯黄、凋零乃至随风飘落到地上的过程。因此,枯黄成为这个季节植物树叶的一种普遍颜色,只有很少的几种树能够始终保持着绿意,而柳树就是其中很有代表性的一种。柳树从春天发芽到初冬时节冰雪降临后很长一段时间内,其树冠依然绿意盎然,即使被大雪覆盖之后,那叶子被冻住了,挂在枝条上,也还是呈现出一种油绿的颜色。在我们这座北方小城中,无论是行道树还是风景树,柳树都比较多,什么垂柳、黄金柳、白柳、大叶柳、白皮柳、爆竹柳、腺柳、旱柳等,种类繁多。我们学校家属区楼前的那些行道树是垂柳,而位于校园半山腰的那座人工湖旁的,则大多是旱柳,通往湖畔亭子的那条小径旁,背湖朝阳的那个略高的显眼处,也生长着一棵旱柳。

旱柳与垂柳虽同为柳树,春天到来之后同样是柳条依依,但两者之间还是存在一定的区别。旱柳的茎干挺拔直立,而垂柳的树干比较弯曲,姿态婀娜;旱柳的树皮为暗灰色,表面存在明显的裂沟,而垂柳的树皮是灰黑色,表面有不规则的纵裂纹;旱柳的枝条通常是向上或斜向上生长,能形成广圆形的树冠,垂柳的枝条则比较细软,生长到一定的长度后就会向下低垂,呈现广卵形的树冠。旱柳有着独特的优点,喜光照且比较耐寒,其根系发达,抗风性很强,这是耐湿性強和喜欢靠近水流环境生长的垂柳所不具备的。可能当年修这座人工湖的时候,负责湖畔环境绿化的同志,正是基于这样一种考虑而选择了旱柳吧。

这棵生长在校园人工湖亭子旁的旱柳,始终吸引着我的目光。我几乎每天早晨,都要到这人工湖边的一块空地上晨练一会儿,因此经常从这棵柳树旁路过。这人工湖中生长着很多鱼,春夏时节,水特别清澈的时候,能看到桥下水中大鱼游动的身影。这方水域也吸引了不少野鸭,每天早晨,总有几只小野鸭在湖水的中央游弋、嬉戏或潜水,那拨拉拨拉的水声,经常把人们的目光牵引过去。由于这座湖背靠着连绵的山峦,早晨阳光照射过来后,半湖都是绿色。

古以来,这世上就不乏松树的歌咏之词,但我独欣赏着冬天里那满树葱绿依旧的柳叶,尽管风霜雨雪袭来,尽管其它树木已经褪尽了枝叶,柳树就这样,以一种与众不同的桀骜不驯姿态,为这个季节增添了一抹生命的特殊亮色。

季候的脚步,匆匆就走到了冬。冬是包容又美好的季节,春夏秋冬三季繁华入怀,又与之完美融合,默默为下一个季节蓄力,来年冰雪消融日,恰是厚积薄发时。

春生夏长秋收冬藏,烟台人是最谙岁月之道的。粮食入仓后,就开始为过冬做准备了。从粮食苹果的贮藏,到萝卜白菜的窖藏,甚至雪里蕻、芥菜等咸菜也都要腌一大缸。当然,还有年冬日必定要灌的风干肠。

风干肠,也叫香肠或腊肠,因灌制之后需要风干,所以叫风干肠;刚蒸好的香肠,咬一口甚至还有油花冒出来,令人口齿生香,所以也叫香肠;又因是寒冬腊月里,家家冬藏之臻品,所以更习惯叫腊肠。

记忆里第一次吃风干肠,是很快的时候,正月初三在舅舅家吃的。当时见我只吃炒蒜苔和拌黄瓜,舅舅说你尝尝这个香肠,可好吃呢。我马上摇头,黑乎乎的,我才不要吃。后来经不起大家的怂恿,吃了才知道原来真的很好吃。

第二年寒假,姐姐带回来一个手写的香肠配方,是青岛同学给的,当时那边已经流行自己家灌香肠了。

回忆我家灌风干肠的历史,简直是一路坎坷。最初是打碎一个酒瓶子,从瓶子底塞肉,用筷子一点一点推到瓶口的肠衣里。

后来家里有了手摇的绞肉机,一边摇着绞肉机,一边往肠衣里塞肉。塞肉的人和绞肉的人要配合好,塞太快,绞肉机转不动,塞太慢又不出活儿。我没那力气,只能用线绳去绑香肠。其实帮不帮根本影响不了整个进程,就是想参与一下。

矿泉水瓶的问世,对于我们来讲,简直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。不用砸瓶子了,也没有玻璃碴子了,用剪刀轻轻一剪,灌肠器就做好了,也不容易划破手,还不用筷子往里边塞肉,用手抓起一大把肉往里放就好了,真的是多快好省效率高。那时候条件也渐渐好起来,一个冬天能灌好几次香肠,一直吃到来年二月二也吃不完。

这些年就更好了。去楼下任何一个肉店,交上肉钱和加工费,不到一小时就给灌好了。机器切肉机器灌,只要一个人操作就可以短时间完成灌装,拿回家晾好就行了。这几年开始有了各种口味的风干肠,哈尔滨烤肠、广式甜辣肠、还有川式腊肠,不一而足。

我还是喜欢自己动手,买肉切肉,多次翻拌,一夜入味,两个人一个小时就可以轻松灌好。广式太甜太腻,川味辣肠配比对我来说有点肥腻了些,相比之下,还是咱们胶东口味的五香风干肠最对口,无论是切片即食,还是拿来炒菜、炒米饭都是极好的。

风干肠,是我对冬的一种执念,没有它,就像没有画上一个完整的句号一样,总感觉是对岁月的某种缺憾。

如果必须用一朵花来形容冬天,那雪花当之无愧,如果只能用一种美食来形容冬天,那无疑非风干肠莫属。家人围坐,灯火可亲,一杯温酒,一碟香肠,是最幸福的时光。

风干肠,是挥不去的儿时记忆,是冬天最美丽的风景,家家小院,户户阳台,随处可见的岁月烟火之香。

那些家人一起动手做风干肠的画面,像是午后穿叶的细碎阳光,微微倾斜地打在我的被子上,温暖地摇晃,摇晃……

11月6日上午,陪伴了我17年的人走了。

11月7日,这是我第一次直面死亡。

出殡的前一天很平常。我的大脑一片空白,只是半夜上厕所时,被大厅摆着的纸马、纸人吓了一跳。

清晨6点,我就被拍醒了,几乎是面无表情地完成了接待亲戚、转移物品等事务。

早上的天很凉,似乎有几片雪花飘落。车里倒是很暖和,晃晃悠悠的路中,我竟抱着那个大相框睡着了。

……

8点5分,仪式开始。

那是个黄色的绣花棺材,具体什么材质我不清楚,也许是布的,也许包着木头的。我仍呆立着,我不敢看那里面,那圆圈白色的花棺似乎是为了保护我的。

我转过身,挽住我妈的胳膊,手控制不住地开始颤抖。

“请亲属上前来瞻仰遗容。”

这时,司仪的声音响起。他的声音有些奇怪,腔调好像是从地里爬出来的。

我呆滞的心好似刚从一颗石子上碾过。我尽力平静自己的心情,想着一些无关紧要的事。这谁哭得这样吓人,我心里想。没有在脑中搜索到对于如此声音的记忆。我堪堪地抬起头,原来是姥姥。这一眼,我也见到了他,似乎并没有什么变化,只不过这次微张的嘴唇中没有一丝一毫的呼噜声,有些不适应。这都是仅有的画面告诉我的,当时的心情我却一点也不记得了。只记得那也是我近几年来哭得最凶的一次,好在我没哭出声,要不他听到了又该担心了。他一向是这样,一位极好的人,从不给人添麻烦。我又睁开眼,那是大姑姥,推搡着他,好粗暴。不过我还是忍不住了,没有说什么,因为他和大姑姥的关系是很好的。接下来便要火化了,一向坐不住的我却安安静静地等了40分钟。

“彤彤啊,我跟你说,你姥爷一辈子没麻烦过别人。这样的日子,大多是应下雨的,可今天是个大好天啊,你说要是下雨,咱在那站着不冷死了?你说他到最后都是为了我们着想……”我没回答,只是握着姥姥的手,一抹凉意溅到了手臂。“你姥爷最不放心的就是你,他交代的第一句话就是‘告诉彤彤,让他好好的’,再后面说的就都听不清了,再有5分钟,就扳不动他了……”我点了点头,拽了两张纸。

11月6日,姥爷走了,没有什么痛苦……

坐在车上,抱着那个方盒子,脑中忽地蹦出一句话:“小时候你抱着我,这次换我抱着你,若你还在,应该会说‘交警抓了罚款’吧。”